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四回 慈母潛身聽媳話 強徒施掌博黃黏

且說此人，原係「利隆號」煙店，姓湯，名錶，乃新會縣人。素有俠氣，憤抱不平。當日欲殺貴興，以救天來，卻被夥伴幸回，入店苦勸曰：「各家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」湯表只得擲刀而止。坊鄰亦畏其權勢，不敢援救。獨有嘉應館楊廣進，剃頭為業，因被其擊碎面盆，怒罵貴興幾句。其兄從旁躡足，廣進懼禍，亦啞口無言。再說天來兄弟受毆歸家，泣訴其母，凌氏痛入骨髓。是晚安慰其子，各各歸房就寢。

到三更時分，凌氏潛聽於天來房外，意以為驗聲之大小，可見受傷之輕重。蓋天來兄弟原屬孝子，並皆痛忍其傷，寂然不作一語。但聞長媳劉氏云：「今日丈夫被辱衝衝，亡其資本，胡不訴諸縣宰，追復斯財？」天來歎曰：「六房中素無交結，如之奈何？」劉氏曰：「妾之叔父履堅現充按察司禮，牝與之謀，及可以相顧。如果冤不可伸，然後移居以避。兄弟畏縮，豈男兒之志哉？」天來曰：「明早稟告母親，才可舉行。」凌氏東西探聽，亦聞次媳葉氏云：「貴興慘毒如此，其何以堪？猶恐他日再遭狼手，性命相關。宜早存崇公庭，以杜後患。」（劉氏惜財，葉氏顧命，意各不同，文法變換。）君來曰：「母兄在堂，事無大小，豈可造次？」

及曙，兩媳登堂。凌氏責曰：「妝等女流，夜來並勸夫訟，賢婦固如是乎？」兩媳相顧，吐舌赧顏而退。天來兄弟聞母責罵其妻，愈不敢開言控告。越數日君來返鋪而去。

一日，天來翔步市中。貴興偶然遇之，暗思：「天來往日被毆，今番吼他，愈覺精神。如今正好在此當眾之地，再打他一番。令其畏我之威，不敢抗拒。」正慮間，遙見族叔易行，左手攜糞簞，右手提糞鉤，垂眉低腦，東西顧盼，緩緩而來。貴興近前問曰：「叔父競日勤勞未審，有何出息？」易行答曰：「僅供一口（四字有趣味之意）最賤營生。」貴興曰：「何不別業，另作良圖？」易行曰：「一雙白手，安能別業哉？賢姪多情，方望提拔。」（易行一糞犬耳，尚能知稱呼各當其宜，究不如宗孔之稱呼姪老爹，真無廉則之人也。）貴興曰：「吾今正要叔父一雙白手，刻下便可發財矣。」易行大喜，曰：「賢姪有何見教？」貴興低聲曰：「天來現在前邊站立，叔父若能極力打他一番，姪兒即以黃黏補報。」易行搖首曰：「別人猶可，天來我決不為！緣去年來與他挪借，尚未償還。如今將他毆打，何以施諸面目哉。」（易行可謂有天理良心矣。）貴興聽罷，大拂其意。

適遇宗孔當前，貴興盡舉其言以告之。宗孔見其不允，如何遂得姪兒之願？乃笑謂易行曰：「敢問哥哥，昔日之財，奚在眼前。光景宜人，哥哥請更圖之。」易行想起與他細談許久，總屬虛言。回視糞箕，空然無物，晚餐之計，何處而來？不覺點頭應允。貴興大喜。易行問曰：「打了之後，得穀幾何？」貴興笑曰：「一掌一擔，舉數而量。」（穀價之奇未嘗見有如此。）易行乃用墨塗抹其面，（究競難以施其面目）向天來橫加拳掌，左右換手，連打幾番。天來乍然失色，四顧而走。貴興大快所欲，自不必言。天來既去，易行問貴興曰：「賢姪曾計得幾大掌？」貴興曰：「叔父歸家，五擔黃黏，自然送至。」易行大喜，持簞而歸，囑妻準備籬笠，待裝黃黏穀。鄭氏愕然問曰：「丈夫何故得來？」易行曰：「吾姪祈伯酬我之勞。」鄭氏曰：「向來未蒙其惠。今日一旦送穀而來，得毋欲購我宅，改建行門，故預放穀於我，他日緩緩扣除。豈不聞狡兔尚有窟，鷓鴣猶顧一枝？從來貧富相交，一錯難解。丈夫宜細參詳。」易行曰：「不然，彼念我貧，偶值天來過市，叫我毆他，自有黃黏饋送，一掌一擔，舉數而量。卻恨手遲，只得黃黏五擔耳。」

鄭氏聞說，痛責其夫，驚起坊鄰勸解。話伊夫婦為何。易行訴曰：「吾有衡州故人販來黃黏數萬，乾淨異常。聞見合價，蒙他暫記。這妒婦言我胡不量米崇穀，何為故此，嗔將起來。有勞諸公勸解。」（易行一生畏恥，觀此杜撰數語，可見其有羞惡之心。）坊鄰皆曰：「嫂嫂非所宜也。夫有所糴，何論分穀米哉。」鄭氏曰：「不然。妾思昔日家姑棄世，一貧如洗，殮葬無由，自念與貴興親同九族，意以挪移。豈知托言外出，只得含淚歸家。路遇天來之母凌氏，泣訴於他。蒙他施以長生各物。然後家姑始得安葬。於茲數載，尚未銜環。何其妄聽貴興一言，遂將伊子天來毆打。如此恩將仇報，反乎情理之外哉！」言罷，舉聲大哭，拉其夫往梁家釋罪。當時旁人有勸諭者，或有恥笑者，更有伐其妻而罵者。易行兩頰暈紅，默默不作一語，低頭赧顏，奪路而往。其妻含淚附肩相隨。（易行赧顏，鄭氏含淚，寫出夫婦二人天性。）

且說天來被辱歸家，正在廳堂納悶。忽見易行奔入，心內暗吃一驚。料必「此人凶性，初時毆我，怒尚未息。如今還要登門討命乎？」正欲躲避，更見其妻隨著丈夫，一齊屈膝。天來欣然接入。易行曰：「適間市上錯毆賢甥，特來負荊，幸勿見罪。」隨將貴興擺佈之言以告。（易行所以能遷善改過者，以有此恥耳。孔子曰：恥之於人人矣。觀此可見。）天來歎曰：「毆人給穀，千古奇聞。甥若預知，正好使舅父多獲黃黏，以活家計。」鄭氏極口代夫請罪，雙手頻頻拭淚曰：「丈夫後車再覆，吾亦無心於人世矣。」是時一家老少皆稱贊鄭氏賢良，念彼貧難，饋以升斗周恤。留其晚膳，同相慨歎一番，夫婦拜領而去。其後梁凌二姓，釀成八命冤情。（善哉鄭氏者可謂賢德矣，可謂閨中之女丈夫者矣。）欽差審判，捕滅貴興諸黨。所有受賄者，無論官民胥役，俱按國法從事。易行得免其名，未及殺身之禍，皆藉鄭氏賢德所致也。

後人有詩贊曰：

易行家計本貧難，賴有賢妻透膽肝。

誰道閨房言莫聽，能於危處保身安。

易行去後，天來謂家人曰：「汝等看鄭氏嫁此強徒，竟能感化其夫，使他遷善。可謂閨中之女丈夫矣。吾稍有過，汝等亦當效之。」言訖，辭母投省而去。未知天來去後家內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